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二九回 看皇駕妖生落水 爭絕產同族生風

話說皇太子見濟公把微賜千佛衣呈在御座，說周太監所欲不遂，將御賜佛衣撕破。皇太子勃然大怒，著了御前的兩名小太監，把周監擒至御前。皇太子也不追問原由，便將千佛衣破處檢開，向周監道：「朕問你，這衣袖可是你撕的嗎？」周監碰了一個頭道：「奴僕該死！但是出於無心，並不曾想什麼官費。」濟公在旁哈哈大笑道：「你這時自然不想官費了，虧你心也不黑，不過想了二千兩，你趁早的認了罷。如再支吾，俺和尚尚例不留情，便一五一□的統統代你數得明明白白。那你這一個吃飯的傢伙，就有些保不住了。」周監此時聽得清楚，曉得這個和尚他沒一句話說不出來，深怕再牽涉出金御史，那便連退步也沒有。當下抖擻的又碰了一個頭，就想含糊些且把個罪認下來，然後再想生義。恰巧皇太子見濟公滔滔的這一說，周太監屁也不曾放一個，足見理屈詞窮。這時周太監碰了一個頭，才想開口，太子拍案罵道：「狗奴，你還有甚話說？不論有心無心，這衣服總是你撕的了，大約賴不著第二個人的。朕此時也不暇理論。」隨即又喚過兩名太監道：「你們代朕把這廝且交了刑部，候明日朝旨發落。」說罷，便命起駕回宮。悟真連忙傳集□大執事，躬送御駕起身。

這時那廟門外面，真個人山人海，男男女女攜兒抱子的，真個熱鬧不過。偏偏起駕的時候，突然那大炮「通」的一聲。當地有一個財主家名叫殷□萬，本人無後，近房只有一個堂弟殷二，所生一子才兩歲，名叫大保兒。三日前殷□萬病故，就把這個孩子承嗣過來，頂了這家產。一些本家，足有幾□戶都是拱拱不服。這時大成廟這樣熱鬧，殷□萬家也住在西湖邊上，去廟不遠。帶大保兒這個乳媽姓洪，也是個宦家的婦人，因爭奪地皮，同張邦昌家一件官事，打得地塌土平，窮的不能過活。這位洪奶奶便央人薦到殷□萬家做個奶媽，專帶這個嗣子。恰巧大成廟門口御駕起鑾，看的人自然是多得很多的了，洪奶媽也抱了大保兒擠在湖口來看，那知突然炮聲「通」的一響，洪奶媽一驚，把大保兒向下一滾，通的落下了湖。湖口小船聽說殷□萬家落了一個孩子下湖，那個不想賞號，七手八腳雖將大保撈起，那喉下已絕了氣。

殷二得了這信，夫婦都嚇得魂不附體。不但死掉了一個兒子，可算大保兒一死，各房本家立時就要來議嗣。□數萬一筆家當，就請他站在旁邊。隨即將大保抱回，擔鍋撤水，一些方法都想盡了，再也救他不轉。殷□萬的一個正室，生性殘忍不過，直即就要把這個洪奶媽置之死地，償這個大保兒的命。這個洪奶媽也覺得對人家不起，不但不想逃生，反轉三番五次尋死覓活。倒是殷二夫婦仁義不過，□□聲聲死活有數，只怪自家命薄。

不料外面的消息，真個靈便得很，不到一個時辰，那幾□戶本家，車兒轎兒的，都到著位了。那班輩大的呢，便主持代殷□萬另外立嗣；那班輩小的呢，便鬧了同大保兒立後。殷二夫婦並洪奶娘三個，丁字式就圍住個大保兒，不住嘴的哭，足足鬧了一夜，也不許大保兒收屍。內中有個壞骨頭名叫段長貴，其實他到是出過五服的了。他暗暗同族長聯絡起來，允了族長五千謝儀，主持立他的長子為殷□萬之後。其餘本家，每人二百銀子畫字禮。統統說定，便買了一口小棺材，做了幾件衣服，來代大保兒收屍。

殷二夫妻因自己沒有一點交代，遂向族長道：「我的兒子雖死，究竟是近房，他立的嗣，將後也該同我兼桃。我夫婦的養膳也該有個議論。」殷長貴聽說，也不等族長開口，捲起袖子上前就是一個嘴頭，罵道：「好一些不要臉的！當先你的兒子承嗣，是你的福氣，我只好在一旁邊望一眼；如今我的兒子承嗣，是我的福氣。我還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，如今死的已死了，活的還要圖個吉利。你老二怎樣來，怎樣去。快些眼亮些，把帶來的一點破家破伙的理一理，跟了棺材請便。這叫做新官到任，舊官請出，一了百清。嗣後如再進這個門，說什麼拿這樣取那樣的，我言明在先，那是不能應承的！」可憐殷二被殷長貴這個嘴頭，又聽了這一番的狠話，夫妻兩個只得抱頭大哭。加之一個族長及那些不要臉的本家，要趕著把大保兒收括掉了，那銀子才得到手。就此你也幫住埋棺材，他也幫住穿衣裳，恨不得立時把大保兒送到亂墳葬埋去，才是快躁。但那殷□萬的正室，雖然殘忍，其人卻有一點見識。看著殷長貴進門的這樣溪景，直即是一股均吞，心中也有點不服。也就趁大保兒收屍的時候，自己該要把個什麼樣的養膳議明。當下又你這樣說，他那樣說的，一直鬧到午牌向後，還是沒得明白。

恰巧濟公聖僧自昨日皇太子、太淑妃起駕之後，便照會工頭在井中取出六百四根椿木，先將地下打椿，四根木椿中間夾一個灌沙椿，工頭自然照理。一宿無話。次日巳牌向後，來了兩名太監，復行送了一領新制的佛衣，說周監本定罪監禁三年，逐出宮外，後來走了多少手眼，辦的是逐出宮外，永不敘用。悟真當下謝了聖恩，送太監出外。濟公倒覺營宮裡又去掉一個壞人，心中好不歡喜。一人走到廟外，預備到湖西營楊魁、雷鳴、陳亮處玩耍幾日，並看看磚瓦的工程。那知沿著湖堤走了不曾有一箭多路，但見一家門口圍了無數的人，裡面吵得不亦樂乎。看官，你道這裡面相吵的是一回什麼事？原來殷□萬的正室向殷長貴要養膳的交代，殷長貴就拍起金牌來叫他交家。可算惡的遇著很的，吵得不了不休。這時濟公遠遠走來，把神光一按，說道：「這事俺一定要管的。」就此兩隻手把看的人分了一分，推得七衝八跌，將一片芭蕉葉子扇得不住手的直往裡走。但此時濟公這西湖邊一帶人家卻都認得他了，殷□萬的正室一見他走進了門，心中觸起一事，曉得他有起死回生之術，不覺滿心大喜，也不同長貴會吵，雙膝便望濟公面前一跪。

這時大保兒已經放了棺材裡面，就差蓋蓋封釘。濟公見殷□萬的正妻跪在面前，故意的問道：「你要怎麼？」正室哭訴道：「婦人有一嗣子，因昨日在你和尚廟前看那小皇帝起駕，不料被炮一驚，帶去的奶娘手一鬆，將他滾在湖裡喪了性命。難得你老人家到來，無論怎樣，總要求你老人家救一救呢！」這時那正室跪在濟公面前哭訴，殷二夫婦及洪奶媽並那殷長貴眾本家等，這些人本不是西湖邊上的，卻一個都認不得濟公。見正室向和尚跪求禮拜，心中□分奇怪。內中有些站開認得濟公的，便說出濟公，又加了無數的無稽之談，把個濟公說得同菩薩有一無二似的。殷二便把妻子一拉，也都跪在濟公面前，求他救活大保。獨獨長貴同族長本家等聽見這話，暗暗愁眉不展。意中想道：如將大保兒救活，這個的絕產也得不到了，那個五千銀子的後手，也沒處想了，還有二百銀子一個的柱子也沒處分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殷長貴同族長串了一串，隨即那些本家就把濟公面前圍了一個圈子。又有幾個本家走到那保兒棺材旁邊，搬起棺材蓋來，就要代他上蓋。洪奶媽一手捺住棺材口上，不許大眾上蓋。那個渾帳族長，袖子抹抹的走來拖開奶娘的手，說道：「你們手腳快些！」一聲下蓋，一聲就下釘。大眾委實快躁不過，才把棺材蓋上，叮叮當當的就釘上前去。那知不到三斧，直聽族長就地□八滾似的大喊道：「你們快些把棺蓋放開，我沒得命了！」大眾仔細一看，原來老族長一隻手壓在那棺材蓋下面，偏偏還就在下釘的地方。這一條釘巧巧由棺蓋透過，就把老族長的手掌錐通，又到了棺材牆上。可憐這三斧，把一隻手同棺材合了家，連絡到一起去了。大眾一看，趕快把棺蓋撬開，讓族長收回了手。最是開蓋的時候，那條釘一動一動的，老族長真個是疼得是死去活來。大眾只得又將棺材放開，抽了族長的手。但見那手心上一個方方的洞，一直穿過手背上面，鮮血直滴。

就這一個輾轉，殷□萬的正妻同殷二夫婦已將濟公領了，來到大保的棺材面前。殷長貴一看，真個急了，叉手道：「和尚老爺，你請到廟裡念倒頭經去。一家有一主，一廟有一神，我姓殷的家務，同你們不相干涉。」說著把嘴向本家歪了一歪，大眾搶了棺材蓋，又想去蓋棺。那知人太多了，不過一個小棺材蓋，初時你也搶手，他也搶手，過後你以為他用力，他以為你用力，失手將棺材蓋「通」的墩下。巧巧把上手站的一順七個人，就同清河下閘一般，將七個人的腳面一順的就是一砸，只聽你也喊痛，他也叫痛。濟公在旁邊拍手大笑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這幸虧是一具小棺材，假若是大棺材，這一個老蟲撲了，不知砸死幾個人。」殷長貴看這光景，心中好不作躁。又把一眾本家招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有人搶手把棺材蓋好，不由分說抬了就走者，我情願二百銀子之外，再加五百銀子一個！」長貴一聲才完，真個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果然內中有三個，一名殷大鵬，一名殷小鵬，一名殷三鵬，本是嫡兄弟三個，在江口專管挑腳的事件，可算是腳頭手下的大伙計。三人都是俏長大漢，手上皆有五六百斤的梢力。三人聽長貴

這句話，好不歡喜，暗暗打了一個暗哨，大鵬便搶步進前，把濟公同棺材隔斷；小鵬便照應殷二及女眷等，免致搶手奪腳；三鵬仗住自己力氣頂大，走了過去，搶了棺材蓋，雙手把棺材就同挾送禮的拜盒一樣，挾瞭望外就走。嘴裡喊道：「你們真費事，我是便當的很。究竟葬在什麼處所，你們來領一領路啊！」

段長貴見說，好不歡喜。還有一些本家也都追來，歡喜道：「我們都來送喪！」這時小鵬、大鵬趕到說道：「家中也要去一兩個人才好。」長貴說：「有我的兒子在家，還有老族長，可算一個真命帝主，一個開國元勳。死人棺材已送到這裡，那怕還有變動嗎？」就此哄哄的一陣的，同著把大保兒的棺材挾著送到一個亂墳葬裡。而且巧得很，卻有一個墳頭才把棺材遷走，剛好一個空曠。大鵬三人就把棺材胡亂的向裡一送，四面用土一蓋，弟兄三個在上面又用腳一蹬踏。笑說道：「這樣做墳的法子，委實是因為本家，外人五百銀子是做不到的。」說完，由長貴起，便笑成一股煙的。以為此番回頭，一定是安心適意的，得家產的得家產，分份頭的分份頭了。正是常人計策雖然巧，佛氏玄機格外奇。欲知殷長貴回來，是否得著段□萬的家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